

「你聽見了嗎？那是阿勃勃在唱」

陳孟婷

夏日是詩心綻放的時節，我的詩心隨著「虎頭埤」滿園的阿勃勃而綻放，受到枝頭懸掛的一串串黃金風鈴而牽引，因此每到六月我總是想起滿園的黃金雨。那鮮豔飽滿的金黃，是絕不內斂的美，她美的張狂，卻不流於俗豔，直到把滿園染的金黃才肯罷手，那是濤濤萬里的黃金瀑布呀！風一吹拂，瀑布的金黃便隨風流瀉，耳邊彷彿聽到清脆的風鈴聲，叮嚀叮嚀，你聽見了嗎？她在呼喚妳我的名字，她在傳唱「虎頭埤」的記憶，不止不休，日夜不停。

小時候，父母帶我走在虎月吊橋，我的手在父母的掌心裏，父母閒談的趣聞軼事是小時候最動人的旋律，從吊橋的這頭迴響到那頭。我才知道父母親定情於虎頭埤。我的父母親都出生於臺南縣的農村，父親說母親年輕時是車掌小姐，某次搭公車時，遇見正在值班的母親，看到母親的第一眼，就決定她是她今生的唯一的新娘。他們第一次約會時，父親沒有錢請母親看電影，便約了她在於虎頭埤，兩人併肩散步湖邊，欣賞虎頭埤的湖光山色，雨後的虹景就是戀情最好的催化劑。一直到我和弟弟出生之後，父母仍然經常牽著我們的手在江亭裡野餐、在吊橋上漫步，如今我的掌心仍然感受的到父母掌心的溫度。你聽見了嗎？阿勃勃正在唱，唱的是樹下見證的愛情，不止不休，日夜不停。

長大後，和男友漫步在虎月吊橋，我的手在男友的掌心裏，情不自禁的羞澀是當時的脈搏，掩蓋不住的心跳聲，從吊橋的這頭震動到那頭。大學到了異地念書，大一暑假時高中時暗戀的對象竟然約我敘舊聊天，我和他分別到台灣的最南邊與最北邊念書，即使許久沒見面，他還是一如往常熱情純樸。在吊橋上，他默默牽起我的手，原來我們互有情愫，但高中時專心唸書的我們，只把這樣的感情放在心底。在光輝的烈日見證下，我有幸聽到他情意的傾吐，撲通撲通的心跳聲震耳欲聾，我心中想著世間最美的詩句也不過如此，世間最美的風景也不過如是。

這時，湖邊傳來嘈雜的人聲，原來虎頭埤正在舉辦「SUP 立槳體驗活動」，岸邊還有電視台記者採訪整場活動，想為約會增加情調的我們，決定報名參加。於是，我們聽從指示套上救生背心，我小心翼翼從岸邊一次一腳站上槳板，槳板隨著水波搖蕩，我像是一朵浮蓮，隨著波浪搖擺而漸漸適應取得平衡。我就是一朵浮蓮，享受日光滋養，隨波蕩漾。或許是剛剛的告白讓我心喜太狂，或許是輕鬆取得平衡而得意忘形，我開始豪邁的往湖中央前進，雙手持槳奮力往水中撥水，撥水前進、撥水前進，持槳的姿勢是自由式，我想像自己是龍舟比賽選手，池邊的人們與記者們都在欣賞我的英姿，為我的勇敢歡呼。逐漸往湖心前進的我看著在仍在岸邊尋找平衡的他，我一邊猛力揮手打招呼，一邊持續奮力划槳。就在此時，腳上踩的槳板開始搖晃，我也變成不倒翁開始搖晃，然而我卻沒有不倒翁的幸運，

撲通一聲我跌下了水，等我狼狽地上了岸，全身早已溼透，頭髮如入湯的麵條全濕掛在臉上，而他早已貼心的在岸邊等我，等著我的竟然還有電視台的記者，準備採訪我落水的心得，我尷尬地接受了電視台的訪問，意外成了當天虎頭埤的亮點。你聽見了嗎？阿勃勒正在唱，唱的是人們的各種趣聞軼事，平凡人生的各段小插曲，不止不休，日夜不停。

如今已為人母，兒子的兩手在我的手掌心裏，同樣的吊橋，暖心的旋律成了兒子學步時蹣跚的腳步聲、成了兒子賞雲觀魚時的尖叫歡笑聲。每次全家在虎頭埤，我總想起第一次約會的情景，當時的他也已成為陪伴我一生的「牽手」。當我狼狽從岸邊起身時，沮喪的認為我早已搞砸了第一次的約會，我的完美形象全毀於旦夕，我的落水聲劃破天際，成了全場注目的焦點，但或許是我的自然不做作，或許是我們的第一次約會就如此特別，我們相處輕鬆自然，我和父母一樣，當時的初戀就成為共組家庭的對象。

此刻，老公站在吊橋的那頭呼喊著兒子往前，吶喊著加油加油，而我撐著學步兒的雙手，一步步往前邁向吊橋的終點。看著兒子在吊橋上踏著的每一步，才發現原來這橋上早已鋪滿了家族的回憶，也傳承了臺南人世世代代的記憶。我知道，在未來，甚或未來的未來，吊橋上人流流轉，湖面的波光依舊，不減的是吊橋的靈魂，永恆的是這虹影、這歸雲。你聽見了嗎？阿勃勒正在唱，唱的是「虎頭埤」的記憶，不止不休，日夜不停。